

嘯之新考

彭 印 川

“嘯”，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出现。《诗经·召南·江有汜》即有“江有汜，之子归，不我过。不我过，其嘯也歌”的记载；《王风·中谷有蓷》：“有女仳离，条其嘯矣”；《小雅·白华》：“嘯歌伤怀，念彼硕人”。《楚辞》中也有关于嘯的记载，如《招魂》：“秦篝齐缕，郑帛络些。招具该备，永嘯呼些。”《吴越春秋·阖闾内传》说吴王“登台向南风而嘯，有顷而叹，群臣莫有晓王意者，子胥深知王之不定，乃荐孙子于王。”自东汉开始，名士多好长嘯。《后汉书·向栩传》说向栩“恒读《老子》，状如学道。又似狂生，好被发，著绹绹头。……不好语言而喜长嘯。”《后汉书·隗嚣传》说隗嚣由于激愤而“吟嘯扼腕”。《后汉书·党锢列传》说“南阳太守岑公孝，弘农成瑨但坐嘯”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三九二引《魏略》：“诸葛亮在荆州游学，每晨夜常抱膝长嘯”。魏晋之时，名士普遍雅好长嘯，嘯成为他们特有的音容仪态之一。

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“嗜酒能嘯”（《晋书·阮籍传》），《太平御览》卷三九二引《竹林七贤论》说他“性乐酒，善嘯，声闻百步，箕踞嘯歌，酣放自若”，而《世说新语·栖逸》甚至说他“嘯闻数百步”。嘯是阮籍名士风度的体现，“长嘯若怀人，越礼自惊众”（南朝宋颜延之：《阮步兵》）。阮籍之嘯在历史上名气极大，与嵇康之琴并称双美，唐田游岩《弘农清岩曲有磐石可坐宋十一每拂拭待余寄诗赠之》云：“风来应嘯阮，波动可琴嵇。”气高才俊的嵇康生不得志，当

其心烦意乱之时，亦“永啸长吟”（《嵇康集》卷一《幽愤诗》）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除饮酒赋诗外，啸也是他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，“啸傲东轩下，聊复得此生”（《饮酒诗》），他尝“登东山以舒啸，临清流而赋诗”（《归去来兮辞》）。谢安“盘桓东山时，与孙兴公（绰）诸人泛海戏。风起浪涌，孙、王诸人色并遽，便唱使还。太傅神情方王，吟啸不言”（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）。同书《文学》说：“桓玄尝登江陵城南楼，云我今欲为王孝伯作诔。因吟啸良久，随而下笔。”王徽之、桓石秀、石勒、桓温、谢鲲、庾亮等俱擅啸（皆见《太平御览》卷三九二）。魏晋间最长于啸者，大概莫过于隐士孙登。孙登隐居在苏门山（又名苏岭、西门山、汲郡山，在今河南辉县西北），名气极大。阮籍有次受命登山拜访孙登，“与谈太古无为之道，及论五帝三王之义，苏门生萧然曾不经听。籍乃对之长啸，清韵响亮，苏门生逌尔而笑。籍既降，苏门生亦啸，若鸾凤之音焉”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王粲传》，裴松之注引《魏氏春秋》，另见《世说新语·栖逸》和《晋书·阮籍传》），孙登之啸确实非同小可，显非常人可比。相较阮籍而言，嵇康之访孙登要幸运得多，“至汲郡山中见孙登，康遂从之游”（《晋书·嵇康传》），而《三国志·魏书·王粲传》裴松之注引《晋阳秋》则说“康见孙登，登对之长啸，逾时不言”，临走之时，孙登对他说：“君性烈而才隽，其能免乎”，半是劝诫，半是断言。嵇康的结局被孙登不幸而言中，惨遭诛杀之时年仅四十岁。

唐代之时，文士吟啸之风尚有孑遗。王维《竹里馆》：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。李白《忆东山二首》之二：“我今携谢妓，长啸绝人群”；《游太山》：“天门一长啸，万里清风来”。李翱曾参访药山惟俨禅师，心有所悟，遂诗赠禅师，其中两句是：“有时直上孤峰顶，月下披云啸一声”（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一四）。唐以后，此风渐息。但在戏曲舞台上，也不乏善啸的艺人，河南偃师出土的宋代砖画，河南焦作、山西侯马出土的金代陶俑中都有啸者的形象。

啸在道教经典中屡屡被提及。《洞真太上紫度炎光神元变经》录有《西王母授时作颂三篇》，其第一篇云：“啸歌九玄台，崖岭凝凄

凄。端心理六觉，畅目弃尘滓。”《真诰》卷三录《右英王夫人歌》云：“阿母延轩观，郎啸蹶灵风”；卷八录《紫微王夫人授诰》云：“朱轩四驾，啸命众精，骋龙玄州，飞云浮冥。”

“啸”究竟是什么，历代人士的看法大同小异。《说文解字·口部》的解释是：“啸，吹声也”；郑玄笺注《诗经·召南·江有汜》时说：“啸者，蹶而出声”；唐代封演《封氏闻见记·长啸》说：“激于舌端而清谓之啸”；《辞源》认为啸之意即“撮口发声”，“凡发声悠长者多曰啸”^①，《辞海》也沿用此说，认为啸即“撮口发出长而清越的声音”^②；今人孙机进一步将啸的解释通俗化、大众化，认为魏晋时的啸是文士吹口哨^③。以上诸说（实只一说），虽不乏参考意义，但只道出啸的一个层次，并未将啸的丰富内涵全面揭示出来。

啸的内涵，至少应该有四个层次：

1. 噪音层次。声律学上将有节奏的、悦耳的声音称为乐音，而将无节奏的、刺耳的声音称为噪音，啸若无节奏而刺耳即为噪音。《楚辞·招隐士》云：“群啸兮虎豹嘯”，陆游《春夜读书感怀》云：“荒林泉独啸，野水鹅群鸣”，或即近于啸的噪音层次。

2. 乐音层次。此一层次上的啸多清越、激扬、高亢、嘹亮，或忧怨、哀婉、凄清、宛转，极富音乐性。唐孙广《啸旨》说，“夫气激于喉中而浊谓之言；激于舌端而清谓之啸”^④。西晋成公绥《啸赋》的记载相当详细，“发妙声于丹唇，激哀音于皓齿”，和乐怡怿，悲伤摧藏，即啸有哀有乐；“响抑扬而潜转，气冲郁而漂起”，即啸有升降起伏；“协黄宫于清角，杂商羽于流徵。飘游云于泰清，集长风乎万里。……良自然之至音，非丝竹之所拟。……动唇有曲，发口成音。触类感物，因歌随吟。大而不污，细而不沈。清激切于竽笙，伏润和于瑟琴。……总八音之至和，固极乐而无荒”^⑤，极度夸张渲染啸的音乐性。此皆属啸的前一类型。而前引《诗经》诸例，即属后一类型。再如《列女传·仁智篇》说鲁漆室之女因忧念鲁君老而太子少，倚柱而啸；《古今注·音乐篇》说商陵牧子婚后无子，将别娶，其妻闻之，中夜倚户而悲啸；《吴越春秋·勾践归国外传》说越王念吴而欲

复仇，乃“中夜潜泣，泣而复啸”；此皆以啸遣悲解忧。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载刘道真少时“善歌啸，闻者留连”，《太平御览》卷三九二引《孙登列传》说阮籍见孙登，“莫得与言，嗣宗乃嘹嘈长引啸，与琴音谐会”，其旋律自必相当优美。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引成公绥《啸赋》“良自然之至音，非丝竹之所拟。是故声不假器，用不借物，近取诸身，役心御气”等文推测，“盖啸之音虽必成方、成文，而不借物、假器，故较金石丝竹为‘自然’耳。然虽不藉器成乐，却能仿器作声，几类后世所谓‘口技’……则似不特能拟笛箫等乐器之响，并能肖马嘶雁唳等禽兽鸣号，俨然口技之‘相声’”（即“象声”、“象生”）^⑥。

3. 养生层次。孙登、嵇康等人的啸应该具有呼吸吐纳、导引养生的成分。呼吸吐纳和导引（一作“道引”），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养生方法。早在《庄子·刻意篇》中就有“吹响呼吸，吐故纳新，熊经鸟伸，为寿而已矣。此道引之士、养形之人、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”的记载。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也说：“吹响呼吸，吐故纳新”。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说“龟能行气导引”。《抱朴子·别旨》列举了诸多导引之术，其中之一即为“或吟或息”。《养性延命录·服气疗病篇》说呼法有六种：吹、呼、唏、呵、嘘、咽；吹、呼主心，去风、热；唏主脾，去烦；呵主肝，下气；嘘主肺，散滞；咽主肾，解吸（气急）。导引多模仿动物，其法甚多。1973年，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了帛画《导引图》，共绘有四十四种导引姿势，其中就有一种模仿猿猴鸣叫来治病的“沐（沐）侯（猴）灌引戾中”的长啸导引术。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说西王母“其状如人，豹尾虎齿而善啸”，恐即与模拟虎豹行啸有关（详见下引《异苑》文）。华佗曾模拟包括虎在内的五种动物的动作，创立了“五禽戏”的养生方法，说明模拟动物的运动确有益于养生。啸法也包括了这种模拟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三九二引《异苑》详细列举了行啸的十五种方法：“一曰权舆，啸之始也；二曰流云，乃古之善啸者听韩娥之声而写之；三曰深溪虎，古之善啸者听溪中虎声而写之；四曰高柳蝉，古之善啸者听而写之；五曰空林夜鬼，古之善啸者夜过空林闻而写之；六曰巫峡猿，古之善啸者闻而写之；七曰下鸿

鹄，出于师旷演清角之音，善啸者写之；八曰古木鸢；九曰龙吟，皆啸者闻而写之；十曰动地，出于孙公，其音亦师旷清徵也；十一曰苏门，孙公隐苏门山之作也；十二曰刘公命鬼，仙人刘根之所为也；十三曰阮氏逸韵，阮籍所作也；十四曰正章，深远极大，非常声也；十五曰毕音，五音之极而大道毕矣。”啸的传承道统源远流长，根据唐孙广《啸旨》序的记载，啸的传承道统为：太上老君—西王母—南极真人—广成子—啸父—务光—舜，舜“演之为琴以授禹，自后或废或续，晋太行仙人孙公能以啸得道，而无所授。阮嗣宗所得少分，其后不复闻矣”。孙登之啸显然非同小可，并非常人可比，更非所谓吹口哨简单一语可以赅括，其啸已然含有呼吸吐纳、炼气养生的深意。因此宋应星解释孙登的啸时说，“其啸振山谷，则修士别有义理，非众人之所知也”（《论气·气声》），点明作为养生家的孙登，其啸与众不同，应是合呼吸与吐音为一体的“吐音导引”。这点还可资引阮籍、嵇康之访孙登作为佐证。《世说新语·栖逸》说阮籍见孙登，“籍商略终古，上陈黄、农玄寂之道，下考三代盛德之美，以问之，伫然不应。复叙有为之教，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，彼犹如前，凝矚不转”，切磋养生之道亦即阮籍此行的目的之一。阮籍之啸，也具有养生的成分，只是不可与孙登同日而语。阮籍也说“独有延年术，可以慰吾心”，只是虑及“人言愿延年，延年欲焉之”，并不刻意为之。嵇康也是“当时养生的一大名家”，他本人也提倡“呼吸吐纳，服食导引”^⑦。嵇康在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中说自己“又闻道士遗言，饵术黄精，令人长寿，意甚信之”，“吾顷学养生之术，方外荣华，去滋味，游心于寂寞，以无为为贵”^⑧。《晋书》卷四九《嵇康传》说嵇康“常修养性服食之事，弹琴咏诗，自足于怀。……至于导养得理，则安期、彭祖之伦可及”，他确实“尝采药游山泽，会其得意，忽焉忘反”。他至汲郡山拜访孙登，求取养生之术当是他的主要目的之一。《世说新语·栖逸》说“嵇康游于汲郡山中，遇道士孙登，遂与之游”；注引王隐《晋书》说：“孙登即阮籍所见者也。嵇康执弟子礼而师焉”；袁彦伯《竹林七贤传》说嵇康是“采药山泽，遇之于山”。他在

《幽愤诗》中也明言他的“永啸长吟”除“颐性”之外就是“养寿”，其意甚明。

4. 方术层次。在方术家看来，啸还具有神奇非凡的作用。《后汉书》卷八十二《方术传》记载了一个深通巫咒的女丈夫（此人后化为丈夫，故称女丈夫）徐登以啸法禁水的故事。有一次她与弟子赵炳相约试术，“登乃禁溪水，水为之不流，炳复次禁枯树，树即生蕘”；赵炳有一次“临水求渡，船人不和之，炳乃张盖坐其中，长啸呼风，乱流而济”，啸亦可令水流改变方向。王逸注上引《楚辞·招魂》“招具该备，永啸呼些”时说：“长啸大呼，以招君也”，啸成为巫师招魂的一种形式。孙广《啸旨》序说：“啸之清，可以灭鬼神，致不死。盖出其言善，千里应之；出其啸善，万灵受职。”^⑥此一层次的啸，玄虚神秘，恐不足为信。

注：

①《辞源》，商务印书馆 1979 年修订版，第 553 页。

②《辞海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版，第 1715 页。

③孙机：《魏晋时代的“啸”》，《文史知识》1983 年第 7 期。

④⑨《全唐文》卷四三八，页四四六七。

⑤《文选》卷一八《音乐下》。

⑥钱钟书：《管锥编》第三册，中华书局 1986 年第 2 版，第 1142 页，另可参看拙作《竹林名士与音乐的关系》，载《历史教学问题》，1997 年第 1 期。

⑦关于嵇康的养生观，可参看拙作《嵇康的养生观》，载《健与美》1993 年第 3 期。

⑧《文选》卷四三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耿素丽）